

巴人全集

卷四 短篇小说

巴人 著



清华大学出版社
宁波出版社

巴人全集

卷四 短篇小说

巴人 著



清华大学出版社
宁波出版社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侵权举报电话:010-62782989 13701121933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巴人全集/巴人著. —北京:清华大学出版社;宁波:宁波出版社,2017
ISBN 978-7-302-42533-5

I. ①巴… II. ①巴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03337号

责任编辑:《巴人全集》编辑组

装帧设计:刘 派

责任校对:《巴人全集》校对组

责任印制:李红英

出版发行:清华大学出版社 宁波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tup.com.cn>, <http://www.wqbook.com>

地 址: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:100084

社总机:010-62770175 邮 购:010-62786544

投稿与读者服务:010-62776969, c-service@tup.tsinghua.edu.cn

质量反馈:010-62772015, zhiliang@tup.tsinghua.edu.cn

印装者: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170mm×240mm 印 张:626 插 页:1 字 数:10125千字

版 次:2017年9月第1版

印 次:2017年9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3200.00元(全十九卷共二十一册)

产品编号:061171-01

目 录

海外见闻 / 1

水客和工头 / 3

萨拉山 / 12

一个头家 / 21

章鹤鸣和方子明 / 40

一家的故事 / 50

第二代 / 62

“南洋伯” / 70

月亮的由来 / 79

集外集 / 93

母亲 / 95

吃惊的心 / 99

大树 / 101

王四嫂 / 103

酥碎之岩 / 104

原是死了 / 105
离家 / 106
自杀 / 112
谈猎 / 114
侄儿 / 116
龟头桥上 / 119
船埠之上 / 128
河豚子 / 131
剪发的故事 / 133
土地祠里 / 138
幽闭的相思 / 141
出路 / 147
“唔” / 166
爱情的训练 / 181
谁的罪 / 185
特制曲尺 / 189
指甲上的星 / 192
出版家 / 194
龙厄 / 199
一个发羊癫病的 / 206
一个疯子 / 210
蛀虫 / 218
故居 / 225

查夜 / 232

改变生活 / 243

花瓶 / 252

在沉沦的岁月里 / 262

证章 / 269

小董先生传 / 301

乱世家庭 / 312

喜事 / 318

和尚老伯 / 336

和服 / 358

新居 / 362

编后说明 / 365

(本卷责任编辑: 杨爱臣)

海外见闻

水客和工头

在去新加坡的船上,我碰见了两位颇为特出的人物:水客和工头。

所谓工头,大家是容易知道的,手工业作坊时代,并没有这种人物,有的是师父、伙计和徒弟。外国作风带到中国来,工厂里有所谓拿摩温;造马路、做房子有所谓老工头。包工头大概是中西合璧的货色,一方面也有师父徒弟从属关系;另一方面还有招请来的工人,而以他为头的。南洋如印尼、马来亚一带,工头叫作格伯拉,或叫孟陀尔。但中国人的工头却有特别意义,他管理工人而工人却又是由他贩卖来的“猪仔”;或者,他专做“猪仔”贩卖,是个招工头。

自然咯,大概是一九二七年以前,南洋一带由劳动力恐慌变成劳动力剩余了。文明国家也文明一下:说贩卖猪仔制度,有伤人道主义的精神,命令禁止了。我所遇见的“工头”,也许是这制度的“残余形态”了。

水客似乎是个陌生的名字。但邮局行政以外,老中国本来还有所谓民信局制度,专门有人为人家寄递信件,自己却上车落船,寄带些货物。这大概是水客的一种。但南洋水客据我荒唐的考证,却起源于明朝时候。你试读一下冯梦龙的小说,有很多落第秀才、无馆童生,看到戚友之类,放了外省官职,想去投靠,做个幕僚。例如从江苏到浙东,为了盘费有着落,下船之前,办了一批土货,到埠后落宿下处,奔走衙门之余,将土货发卖。如果幕僚无份,也就再贩当地土货回乡。这所谓“学而优则仕”,仕而不得则隐于商了。南洋的水客,大都是教书不足以发财,做做水客而冀登头家之堂的。

当初我碰到这两位特出人物,并不明白其中底细,但觉得的确特出,也就深深印在我的脑子里了。

现在闲话少说,书归正传。

却说一九四一年六七月间,重庆政府密令香港领事馆,不发文化人出国护照,而小可也在文化人之列,自然不好去新加坡了。再说,不知何年何月开始,新加坡殖民政府,限制华侨新客入境,一船舱多少老客票位,一定规格,新客票位就

涨价了。于是有船票掬客,让出老客票位,让我这新客得乘大舱而进口。票价比有护照出国而乘房舱的,还高过好几倍,这也可说是两国政府法令,对我这穷文化人敲了一大竹杠。真是触霉头得很。但我因此在大舱里认识了一位工头,并从工头知道了水客的身份。

工头方子明是船票掬客介绍给我的,十分好意,他托这工头照顾我一路生活。工头方子明有五个同伴,个个是青壮好汉,乡下种田的。其中有一个,年轻、身矮、圆脸;脸像黑炭球,我就私下给他一个名字:“黑炭球”。船开行时他就晕船了,仰躺在他们一群的大铺位上。铺位就在甲板上,五个人围坐着,中间坐着方子明。方子明是个长瘦身材的中年人,脸子青黑色,颧骨高突,鼻锋如刀,凹眼,乌球漆黑,威光棱棱,尤其是屹然抱膝而坐,眼看船外阔海空天时候,更叫人觉得凜然不可侵犯。我的帆布床,紧靠在他们铺位左边,我坐在床上时,就感到他眼里逼出森严冷气,叫我全身发寒。黑炭球晕船横在他身边了,他仿佛并不看见,尽让他要呕不呕地难过着、滚动着。其余三个,也木然坐着,仿佛他们不如此“木然”,就不能显出方子明的“屹然”。另有一位,四十开外年纪,弓背,猴子脸,我也私下起了一个名字叫“猴子阿伯”。他闪着眼睛,看看黑炭球,也看看工头,却不说什么,有时也把眼光送到我身上——一脸的可怜的悲悯的苦笑。

我向工头方子明提醒了,要他注意他同伴的苦痛,并且想用万金油涂他的额角。正当我俯身下去,方子明忽然转过头来瞧住我,嘻的发出一声冷笑:

“晕船呀!管他什么。”他冷生生地说。

“是新出门的吧,不惯坐船?”我停住,随便问道。

“唔!”他哼了一声,回头再去看他的海阔天空。

“在家乡种田的吧!出门人,真苦哪。”

他这就突然回头盯住我,两眼如同剑侠手中的剑光,呼的刺得我连打寒噤也来不及。他愤然地说话了:

“你说他在家乡有什么好处,你说。打仗,拉夫,没吃,没穿,我把他们带出来,还为的情面呢。有什么好作怪,晕船,能怪我吗?——死猪,坐起来。”他对黑炭球叫了,“去,去到那帆布床躺吧,这会好一点的。”

他指的是我的帆布床,我自然站起,让出来。猴子阿伯的眼光闪向我来,带笑地对我说:

“我不是方大哥雇来的,我是吃店家头路的,在吉隆坡有我亲人开铺子。我

是和方大哥同路的,但我——”

“有你的!”方子明又一声斥止了他,猴子阿伯孩子似的天真的话语就被打住了。

等到黑炭球爬上我的帆布床,工头方子明站起来了,走到床边,冷冷地站住,瞧着这为晕船而苦痛的小伙子好一回,然后像对落在棺材里的尸体念念有词地道士似的说:

“只有心做主,心里一想,我不晕船,也就不晕船了,一个做工的就得学习这一着:我会吃苦,就什么苦也吃得消了。只有心做主,心呀!你知道吗?死猪!再不然,你要想:在家乡,打仗、拉夫、没穿、没吃的,现在有船坐,有吃,将来还有工做,比家乡好。心做主呀!心有希望,船也不晕了。”

我在旁听着,才知道工头方子明,倒是阳明派正真后裔。似乎他对黑炭球的训话,非常有效,黑炭球静静躺住了,而猴子阿伯一千人等,也全从木然中奋振起来,有了一点生气。

但我却被罚“站甲板”了。

工头方子明就有这样一套生活作风。

但还不止如此呢。吃饭的时候到了,他照例一声:“来呀!拿饭具去。”五个同伴一齐起身,奔向厨房去。第一次时候,我也想效劳。

“不用!叫他们带来好了!”他止住我。

“你有罐头呀,在哪里?”他接着又问。不等我回答,他就从我帆布床下拖过藤篮子去了,一罐罐地数一数。“海关检查时,有偷去吗?”他问我,“二十罐。”他口气似乎嫌少。放回去,留下两罐,从自己包袱中拿出刀子,打开了。

“拿去,用水温一温。”他又命令拿了碗来的同伴。

这命令的口气,是颇为特出的,一个好铁匠,挥铁锤打在铁砧上,没有他结实和响亮。

不错,世界上难有一种人,平时不大谈话,沉默是英雄的本领。他可听着你侃侃而谈,只用眉毛掀动,表示意见,一到他说话时,那么句句话就是条文、法律、命令。如果叫我们这位工头方子明去管理国政,一定也是这样一个大英雄。

我平生颇少嗜好,烟是第二生命,所以罐头以外,也不缺少这一项粮食。工头方子明并非禁烟主义的新生活健将,有烟是很要抽几支的,而不善于以烟敬客。第一次他自动拿罐头后,第二次至最末次,他不再自动拿了。

“吃饭了，拿罐头来。”他这样命令着。

第一次我敬过他香烟后，他叫道：

“哦，前门牌！好烟。”

我回说道：“是朋友送的。”

“唔。”他应了一声，之后，大概是本于“即是赏来之物，不妨共享受之”的原则，伸手便将我的烟听拿过去，一支支分给他手下，再分给自己嘴巴一支，分给自己两只口袋三五支不等。有时留下个空听，有时留一支给我。

他船上有些认识朋友，行过时，他拉住朋友坐下，就从我床上或篮里拿出香烟敬客，一支支分递着，每个人说声谢谢。最后，也递给我一支，我也说声“谢谢”！

“别客气，不算是上等烟。”

他于是一手按住他分剩的烟听，和朋友谈起家乡话来了。

我并不痛惜自己东西，在后来几日，我只是担忧没有东西供给了，因为每拿一次罐头或香烟，他总要往我篮子里望望说一声：

“只剩这一点点点了吗？”

口气之下，似乎怀疑我有藏匿起来似的，这使我加重自己如何才能表示坦白的负担，弄到我的共产主义也行不通了。

第一个晚上，在我们同大舱里，就发现一个特出的青年。

这青年有一副浮肿的青苍色脸子。他和任何一个搭客不同，不但有帆布床，而且有蚊帐，他这一套行李是非常齐全的，甚至带有洗澡的铅桶。他安排自己的床位，非常小心在意，我细细考察他，他最爱鼓着嘴子吹他衣上、床上、帐上、一切他自己东西上的灰尘。衣服被单都铺得整整齐齐，偶然有人走过他床位左近，偶然手接触到他的箱子和床单，他立刻会触电似的站起来，用手拍一拍那被触的东西，或者拉一拉整，或者用嘴子吹一下，这才放下他的心。

他爱洗脸，洗脸是轻抹轻揉的，一转一转地手巾在他脸上做样子似的抹，仿佛怕抹破自己脸皮，或者怕抹破毛巾。但抹脸的时候，还比用肥皂搓洗毛巾的时候来得少。大概抹一下脸总要搓洗毛巾一下，这又可见他对毛巾的清洁的重视。

他是有这样的生活作风的青年。在人类中是可归到仔细、小心、拘谨于小节的一门人物里去的，用一个术语，则是具有小商人气质。

但我们是不能小看他的，第一个晚上开始，他就用发沙的声音，背诵一样地

谈他的抗战理论。他的确熟读了毛泽东先生的《论持久战》，说来无不头头是道。他还拿邹韬奋先生在《华商报》上发表的《抗战以来》里的故事，一件一件重述着。他更描写着南洋华侨的抗战运动，而大声叫着：“华侨是革命之母！”他谈话中有种特色：颂扬毛主席以后，一定要颂扬一下委员长，他从不在委员长之上加一个蒋字，表示他的亲爱。称颂一回朱总司令之后，他一定要称赞一回陈部长，或者小诸葛等人。因为非如此是不足以表示他国民的平等观念。这做法，和那站在中间，向左打五十板，向右打五十板，接着指着自已的鼻梁，“你们都错，只有我对”，这一种中间超派是不同的。同样，对于侨领们，他不断称扬嘉庚先生，从不提起陈字；也时常称扬文虎先生，一样不用胡字。口气中，仿佛他就是二大侨领的门下。

“那么，汪精卫呢，你看他老人家搞的是什么名堂？”有一次，一位胖胖的商人型的搭客对他问。

“唉！唉！这是过了时的人，去谈他什么。”他为难地说。

“人家说，他是和××唱双簧的。”那胖搭客又追问一句。

“也许是唱双簧，也许不是唱双簧的，这是过时的人，不必去说了。”

“是不是汉奸呢？你不是说：主和者是汉奸吗？”

“唉唉！这是嘉庚先生放的长程大炮呀，又不是我放的！”

显然，包围在这青年周围的人们，对这青年的政论有些意见上的出入了。此后，每次谈话，变作这青年和那胖商人的争论了。胖商人认为抗战总有一个和平日子，老打是打不下去的，唯一的理由，是“咱们生活做不下去了呀”。而青年则坚持抗战到底，为什么呢？理由很简单：各方面领袖都这么说。这样主和派和抗战派就在大舱上混战起来了。

终于在一天下午，那胖商人下了一个结论道：

“不错，你先生要抗战，因为你干的是水客门道！仗越打得大，你水客生意也越来越兴隆呀！你是教书教了绝路，拣了这门水客好营生，我们呢，将来怕也只有商店关了门，改做水客了。”

水客，这是怎样一门生意，我不得要领，也就闷在肚子里了。

有一天早上，船到新加坡大概还有两天行程，忽然传出在大舱间有个人死去了。死去的是个病老婆子，第二个女儿扶伴着她的。昨晚船上人已把她的尸体放在麻袋里，丢下海去了。这是船上的老例，谁也不能非议的。我们工头方子明

可发狠了：

“该死！该死！连累别人！妈的，这两位婊子干的是什行径呀？”

方子明发狠着急是有理由的，乘大舱间的人，都是“不洁之物”。殖民政府的法令是：船到新加坡的，房舱官舱的搭客都可马上登陆；不洁之物们会带来传染病，要到港口外一个小山上（也就是“水上牢监”之类）去住上三天消消毒。三天是例定的，但如果死了一个人，这证明不洁之物们确有毒了，就非在那小山上住上一星期，两星期，有时三四星期不可了。但还得相互担保，不要在小山生病或者死掉，否则，还可以用船送你回原路的。病老婆子的死，使全大舱人的未来命运如何，大成问题了。

方子明就此发狠得特别狠，连牙齿也要咬断了。

他打从自己铺位站起，忧伤地踱向大舱中部去。我好奇地跟在他后面，看他在梯子旁吃食摊坐下，喝起酒来了。我上去，他白了我一眼。

“要喝酒吗？”他问道。

“好好，也喝一杯。”

他马上为我点了几样菜，痛快地喝起来，一边用眼示意，对我说：

“就是我屁股后一对。”

我看去，是一对有说有笑的姐妹花。中年的跪坐着，年轻的和一个青年男子打混着，听他们在教学英文。男的向年轻那个女的说：

“你为什么要学英文？”

“你问我姐姐就知道了。”

“你姐姐有洋朋友，男的，从海上来的？”

“我扭烂你的嘴！”中年妇人示威地说，一边又咯咯笑了。

“那么，我教会了你英文，你就不要我做朋友了。”男的向年轻的调侃说。

“你说你父亲做生意，为赚钱。我呢，学英文也为赚钱，一样的。”年轻的女子正经地回答。

“那就得看谁赌注下得大。”……

8

我不肯留意去听他们。眼前的酒和菜已经被方子明一扫而光了。

“去吧，上三楼去！”他似乎高兴了许多，说，“我先走一步，你把钱回了吧。连我自己喝的和你一起喝的，都回了吧。”

这口气就像我是跟在他皇帝后面拿皮包付钱的财政大臣。

在楼上，我们大家凭着船栏眺望远方。方子明断断续续地说他的感想：

“人有什么东西在肚子里呢？”他感叹道，“一条条肠子。肠子是什么东西做的呢？实际上就是钱串子。不像吗？”

他停了一停，眼睛依然看着远方。

“一个人事情想急了，我们是叫肚肠子拉上拉下拉断了，其实就为的钱串子打算。”

他还是眼看远方说。

“不是吗？”他突然转向我问。两眼就像法官审判罪犯似的盯住我，“那我屁股后一对女人，是怎么打算着来害我们要在水上牢监多蹲几天呢？家祖穷，年纪轻，有色相好出卖，是咸水妹，一定的。但生意轻淡，听说新加坡开来许多洋兵，一定有好生意。娘病了，等她死，在家里，还要花棺材本。不如同上船，有病人，在船上一颠簸，会不死吗？死掉了，蒲包一个，丢下海，还要葬费吗？新加坡一上岸，二位都年轻，卖×也卖得干净了。这打算，多精明。”

工头方子明这一见解，着实叫我吃一惊。我知道，世界上尽有一种人，用自己的意见的刀，剥制现实的标本，转过来，就自以为他剥制的标本，就是活的现实，强迫人不去看到标本与活现实之间有分别。我怀疑工头方子明是这一类人物。

“不一定是这样吧，人不会冷酷到这个地步。”我说道，“何况是母女的关系呢。”

他冷然发笑了。

“钱串子可不许人软心肠。”

这句话又像铁匠的锤子打在铁砧上，我沉默了。

“你们读书人，不一定不要钱吧！你看那水客！也是教书先生呢！但水客其实就是一个钱骗子。”

我不明白他的话，请他解释，这才知道水客干的是什一回事了。

原来水客是以华侨小商人、小贩、苦力为他生意的对象的。他向他们收家汇，把家汇集积起来，买一批货，搬到国内埠头或香港，出了货，赚了一笔钱，再分发到各汇主的家族去。

“现在打仗了，人家就怕家汇递不到，水客是同乡人，熟客熟主，可以相信，这笔生意也大可做了。南洋做这门生意的，大都是你们教书人。教书的，也是吃头

家的头路，一月里薪水有一定，没有横财可发，这可不必说了。而南洋学校薪水，全看头家生意好坏；头家生意坏，教书生意也越坏，这就只好转门路了。还不是为钱串子拉肚肠。”

我听了，点头大笑，称道他见解的深刻。

“真的呢。”他一听到我称道，却反而以为我怀疑他的真理了。有的人，是爱听别人否定的话转而加强了对自己把握的真理的。工头老方似乎也是情愿别人怀疑他，不信任他而才确信自己是十分坚强的人物。他又继续说：“在南洋教书的，三年不转商，是傻子；五年不转商是呆子，十年不转商是棍子，木头一条——死人！死也回不到乡下挣个面子。我那个矿主，也是个教书出身的呢。”

“哦，你是做矿工出身的吗？”我插嘴问道。

“做矿工——我才不做工呢。”他俨然说，“我招工到矿场去，这就是了。自然，你说我工头也可以。”

就这样谈过的当晚，我又听到那大舱后部的青年和胖商人进行政治论战了，这回他们争的是南洋会不会打仗。胖商人主张：中国能和平，南洋就不会打仗；青年主张：中国抗战把日本抗住了，南洋才不会打仗。正和一切的论争一样，最初从原则出发，之后到人身攻击。胖商人又提到青年的水客生意：

“你是，水混有鱼摸，你们做水客的就要时局乱，有好生意。平时呢，邮汇好了。”

这回青年就不甘示弱。他声嘶力竭地声辩，说他做水客有什么不好呢：汇款是包寄到的。汇款以外还可代带些寄家的礼物。“两地乡情一手系”，他吟了一句诗，解释说：他在南洋，向一个个不识字的乡人，收家汇，代写信，有时还用耳朵和眼睛收取侨胞一颗念家之情：这不是用文字写得出来的。把钱带到他家里了，娘出来问：“××身体好吗？”我说很好很好，脸色红红的，生活得怎样的，我可说得一清二楚。娘没有看见儿子，老婆没有看见丈夫，我把活话来形容，仿佛儿子就在娘眼前，丈夫就在老婆眼前，大家都快乐得欢天喜地了。这样合情合理的工作，难道是你专在算盘上打算子的人做得到的吗？

10

胖商人似乎吃一下闷棍，不能反驳他。论争一时停止了。而在我的帆布床下面，那大铺上，忽然发出鹤唳长空似的一声叫。工头方子明坐了起来，拍拍我说：

“听到吗？好一篇干净的话，喝了血，抹抹嘴，说还是尽了人情呢。可是，我

就不爱软骨媚态,借好名义,去骗不识字的同胞做工人的钱。你知道,我是招工的,你说我卖猪仔也可以。政府现在在槟城要做什么工事,在上舱,你看到吗?有个穿白西装的,招了六十多个工人。也是买猪仔呀!可是我,领几个同乡出来,却是同乡磕头向我请求的呢。”

他说了停一停,伸手向我藤篮摸香烟,打着火,抽了一口烟,然后,缓缓地說道:

“世界上,有两种赚钱法:硬赚和软赚。硬赚是人求我,我可做得别人主,别人的命运在我的手里。软赚是我求人,低声下气讨情面,自己意思跟别人的心肠转,不是拐,就是骗,这比讨饭还可耻。噓!”

他把嘴子指向那个青年,长长地吸口烟,吐出一条条烟的龙。说句良心话,我不忍他对那青年水客这样贱视和糟蹋,那青年即使爱争论——也许在他的本行上,嘴子磨滑了,不说话磨嘴子便不能过日子——但对人是极和蔼的。不管他认识不认识你,他碰见你时,总像在对你点头、微笑。如果走在甲板上,打过照面,他总站在一边,仿佛说:“请呀!你先过来,你先过来。”我就像被他的点头、微笑和靠边这样地被招待过似的。他是殷勤、亲切、和蔼、小心,惊风惊浪,熬过苦生活的好心人。这一切,又显然和工头方子明的行动作了一个对比。

就是这样,二位特出的人物的影子,叫我深深记住。